

佛教宗派的形成和演變

林崇安

（本文編入《佛教教理的探討》第1章，內觀教育基金會，2008 新版）

一、前言

在了解佛教各宗各派的思想前，要對各宗各派的形成過程，有一全盤的認識。在探討印度佛教的變化時，首先要確認釋尊的出世，在於引導眾生出離三界，並依眾生的性向教導出聲聞乘、獨覺乘和菩薩乘的教法。初期五百年的佛法傳播以聲聞乘為主流，其後有大乘顯密佛法的開展，這是隨著印度的環境和眾生的因緣而呈現出來。了解這一點，就易掌握印度佛教前後演變的脈絡。以下有關釋尊的年代，依據《眾聖點記》的紀年來記述。

二、佛教宗派形成的過程

整個印度佛教宗派的形成和演變可以分成五個時期來探討。第一個時期是釋尊教化時期（西元前五三一年至西元前四八六年），為釋尊悟道後，對不同根器開示佛法，並以聲聞乘為主流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部派結集時期（西元前四八六年至西元一五〇年），為聲聞經典的結集和爭論時期，形成婆沙宗（內分四系十八部派）以及經量部，後來是大乘經典的出現，此時出現「小乘」和「大乘非佛說」的爭論。第三個時期是中觀前弘時期（西元一五〇年至三五〇年），為大乘中觀宗創立的時期。第四個時期是唯識攝化時期（西元三五〇年至六五〇年），為大乘唯識宗創立的時期。第五個時期是中觀後弘時期（西元六五〇年至一二〇〇年），為中觀宗的再度弘揚時期，也是密宗興盛的時期。在各時期內，佛法相續下傳著，只是宗派的主流因環境而有所轉移而已。

（1）釋尊教化時期（531 B.C.~ 486 B.C.）

釋尊的教法，經弟子們代代下傳，最後將之記錄、分類、編輯，而存於今日之大藏經中。大藏經含經、律、論三藏。這些經典，在後代的編整中，難免加入後代的資料，但要研究釋尊時期的教法，仍應以大藏經的記載為主要依據。

釋尊誕生時期（約西元前五六五年），印度思想界有二大系統，一為承認吠

陀之權威的婆羅門系統，主張種姓制度，並孕育出「梵我」的思想。於四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及阿闍婆吠陀）中，《阿闍婆吠陀》已集出息災、增益、降伏及幻術四類的咒文。提昇吠陀義理的《奧義書》，對教義的傳付，則限定選擇根器而傳授之，實已具有密教的色彩。另一大系統為反對吠陀之權威的非婆羅門系統，在此系統中，有的主張業力輪迴的思想，認為以苦行可求得解脫。釋尊在悟道前，對這二大系統早有深入的研究，但認為都非究竟。三十五歲時（西元前五三一年），體悟「無我」的緣起中道，此思想截然不同於其他任何宗派，而有佛教的創立。其後四十餘年，釋尊在各地教化，對不同根器開示佛法，至八十歲入滅（西元前四八六年）。

釋尊因材施教，對人天乘根器者，開示五戒、十善等人天乘佛法；對眾多聲聞根器者，開示十二緣起、四聖諦等佛法；對少數菩薩根器者，開示六度、四攝等菩薩行，釋尊在中、長阿含經和律藏中提及自己行菩薩道時的「本生」事蹟，便是教導菩薩行。釋尊四十餘年的教化中，印度必有菩薩根器者，故釋尊也必然對他們開示菩薩行。若誤以為釋尊只開示聲聞佛法，則顯然不符因材施教的原則。只是當時佛弟子以聲聞根器者為多，所以釋尊多談以「滅苦」為主的聲聞教法。以上的聲聞教法和菩薩行，都保留在今日南北傳的阿含經和律藏中。

（2）部派結集時期（486 B.C.~150 A.D.）

佛滅元年（西元前四八六年），釋迦佛的第一代弟子們，為使教法長存，乃有第一次結集（又稱王舍城結集），在大迦葉主持下，由阿難先誦經藏，再由優波離誦出律藏，共有五百阿羅漢的參與。

佛滅百年（西元前三八七年）起，釋迦第二代弟子耶須（耶舍）在毗舍離城召集阿難、阿那律的部分弟子及優波離的再傳弟子蘇那拘等七百比丘，舉行第二次結集（又稱毗舍離結集），並將戒律條文略加調整，因而形成會內的「上座律系」。此次先結集律藏，而後結集經藏。會外大眾（有其他阿難系、羅睺羅系、優波離系、迦旃延系的弟子），則未變更條文次第，稱為「大眾律系」。佛滅一百三十七年（西元前三五〇年）起，大眾律系與上座律系的弟子們，因為對佛教教理的看法不同而起法諍，大眾律系內也起法諍，結果大眾律系形成「大眾部」、「犢子部」及「說一切有部（簡稱說有部）」，與會內上座律系的「上座部」，合稱「四聖部」。（但佛滅四百年後，犢子部及說有部都自認是屬上座律系，這是一誤認）

佛滅二百年，犢子部的犢子上座首先結集論藏，以鞏固己部的思想，其他各部以後也各自編集論藏。值得注意的是，法諍的起因，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已有大眾部僧眾（如龍上座及堅意）覺察到聲聞阿羅漢的境界不如佛陀的圓滿。

佛滅二百二十六年（西元前二六一年），阿育王統一印度，佛教各派精英會集華氏城，再起教法之諍，而以大天與末闍提最有名。大天也是認為阿羅漢並不究竟，結果大多數年少的僧眾贊成大天，因而又被稱為「大眾部」，贊成末闍提的是少數年老上座，又被稱為「上座部」，結果與上述的律系混淆為一：此中說有部及犢子部並不贊成大天，因而後代學者（佛滅四百年後）誤以為上座部、說有部及犢子部都是上座律系，其實說有部及犢子部二者屬大眾律系。

後來，阿育王接受目犍連子帝須的建議，將不同部派的僧眾派往邊地弘法，形成十八部及許多支部。十八部是：

聖上座部	化地部（分別說部）、法藏部、雪山部（根本上座部）、銅鑊部。
聖大眾部	根本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牛住部）、多聞部、說假部、制多山部。
聖犢子部	根本犢子部、法上部、賢冑部、六城部（密林山部）、正量部（不可棄部）。
聖說有部	根本說有部、飲光部、說轉部。

上述十八部統稱「婆沙宗」，這是以「根本說有部」來代表這些部派，其中各派的思想其實是不相同的。後期（佛滅四百年）另有直屬阿難系統的「經量部」異軍突起，反對說有部的見解。以上十八部派的見解，雖主張「人無我」，但大多同意「法我」，這顯然已經偏離佛陀所說的「諸法無我」的甚深見解。

部派佛教的後期（西元五〇年起），大乘突然開始興起，是由於一批大乘行者所推動，依據《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釋尊授記文殊菩薩：

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文殊）當至雪山，為五百仙人，宣暢敷演十二部經，教化成熟五百仙人，令得不退轉。

這一資料不外顯示：佛滅四百五十年後，有修行菩薩道的大乘行者五百人，於雪山修行，並和本尊文殊菩薩得到相應，而後將大乘教法傳開，開始促成大乘的興起。西藏達喇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第十三章也記載著：在迦濕彌羅結集後不久，有五百位阿闍黎（軌範師）出世，如大德阿毘達盧伽、毗伽多羅伽度婆闍、提浮耶迦羅崛多、羅怛羅蜜多羅、闍那多羅、大優婆塞僧伽多羅等，接受文殊菩薩等的教導，修學大乘的教法；接著西方的羅叉濕婆王（相馬王）興建五百伽藍，迎請這五百位阿闍黎傳法並大量抄寫大乘經典，因而促成了大乘的興起。由於有這些大乘經典不同於傳統的阿含聖典，並高舉出要以成佛為目標，不同於四大聖部是以聲聞阿羅漢為主要目標，雙方相互批評而演變成「大乘」和「小乘」的對

立。過了二三代，便是龍樹、提婆的時代，經由造論，將中觀思想闡揚出來，大乘教法終於遍及全印。

佛滅六百年左右（約西元一一五年），迦膩色迦王時期，在迦濕彌羅編集出「說有部」最重要的論典：《大毗婆沙論》，其內容以聲聞教法為主軸。但是此時大乘顯密的經典，也在印度本土弘開了，支婁迦讖於西元一四八年到達漢地，所傳譯出的大乘經典，有《般若道行經》及《般若三昧經》，後者已有念西方阿彌陀佛的法門，這是大乘顯密同時的佐證。這一時期，印度婆羅門系統的彌曼沙派，編出經典《彌曼沙經》，勝論派編出經典《吠世師迦經》，這一現象不外顯示印度各教派已經重視以文字的書寫來傳播各自的教義。

(3) 中觀前弘時期 (150 A.D.~350 A.D.)

大乘佛教的突然全面興起，一方面是五百仙人的推展菩薩道，一方面依法修證，此時有眾多的大乘經典流傳於印度，所傳的有般若經等大乘經以及五方佛的淨土法門和密宗的修法。本期先有馬鳴菩薩的《佛所行讚》，讚頌佛的本懷，引起廣大的迴響。接著龍樹菩薩依照《大般若經》的甚深見，著作《中論》、《十二門論》等論著，成為「中觀宗」的開轍大師；再由其弟子提婆弘揚，著有《百論》等書流傳，使佛法大為興起。龍樹和提婆最重要的貢獻是，釐清部派時期對「無我」的誤解，確立佛法的中道見解，並駁斥外道的常見或斷見。西元二二三年，支謙到漢地，譯出《大明度無極經》及《道行般若》，並傳密宗《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等經，也可看出本期顯密並重的事實。稍後，訶梨跋摩（師子鎧）揉合大小乘的觀點，著作《成實論》。另一方面，印度婆羅門系統的正理派及瑜伽派也漸漸興起。

(4) 唯識攝化時期 (350 A.D.~ 650 A.D.)

西元三五〇年至六五〇年，印度婆羅門系統的正理派經典《尼夜耶經》、瑜伽學派經典《瑜伽經》及吠檀多派經典《吠檀多經》（《梵王經》）先後編成，梵我思想大興，佛教也受到影響。

本期之初，無著菩薩（西元三五〇年）依其師父（佚名）的教授，修觀本尊慈氏而得成就，傳出中觀見行的《現觀莊嚴論》以及唯識見行的《瑜伽師地論》等著作。無著一方面依據《般若經》，弘揚廣大的菩薩行（如《金剛經論》），一方面為引導世親及攝化外道，乃將唯識思想傳出，成為大乘佛學「唯識宗」的開轍大師。其後經陳那、安慧、護法、戒賢、法稱等人的弘揚，使大乘佛學中的唯識宗

延續達三百年之久。唯識思想有助於攝化信仰梵我的婆羅門信徒，但後期仍不足以抗衡婆羅門系統的興盛。故這三百年中，雖經戒日王等的護持，佛教只興於一些區域，漸不能與外道抗衡。從法顯及玄奘的記述中，就可看出這種變化趨勢。

本期中觀宗的佛護（四七〇 ~ 五四〇）及清辯（五〇〇 ~ 五七〇）出世，註釋了《中論》。佛護屬中觀應成派的祖師，清辯屬中觀自續派的祖師。中觀宗自續派認為，一切法於名言上以自相有，在方法論上注重形式邏輯，採用立式（自續式）。中觀宗應成派認為，一切法於名言上不以自相有，在方法論上注重辯證法，採用破式（應成式）。如此中觀宗有二大派別。

菩提達磨（約五三〇年卒）於本期到漢地傳禪宗，密宗大師極喜金剛（六〇〇年）也於本時期出世，弘揚大圓滿法，與禪宗相近。本期有僧伽跋陀羅（四八八年）到漢地，譯出《孔雀王陀羅尼經》及《文殊所說般若經》，同樣可看出密宗與般若法門的並重。另外，世親著有《俱舍論》，仔細評述「說有部」的觀點。陳那及法稱在因明方面的著作，使佛教教理的思惟走入細密，對後期印度哲學的發展貢獻很大。

（5）中觀後弘時期（650 A.D.~ 1200 A.D.）

西元六五〇年至一二〇〇年之五百多年間，為中觀與密宗興盛的時期。在唯識攝化時期，大乘唯識的見行盛行一時後，漸不能與傳統的婆羅門系統相抗衡。西元六五〇年，月稱出世，修證本尊文殊後，提倡中觀宗的見行（屬於應成派），不久寂天相繼出世，也重新弘揚中觀見行，擺脫了佛梵不分的趨勢，奠定後弘時期的基礎。他們所倡導的中觀應成派觀點，主張掃蕩一切執著，易於悟入無我，很能契合密宗的實踐，有許多大成就者出世，如中期有那洛巴、香底巴、語自在稱等六賢門。本期之初（七〇〇年），善無畏、金剛智等，將密宗的行續及瑜伽續傳入漢地，其後日僧空海將之傳入日本，形成「東密」。西元七五〇年，寂護及蓮花生大士將顯密佛法傳入西藏，形成西藏佛教，這一系統演變為寧瑪派。西元一〇四二年，阿底峽赴藏弘法，形成迦當派。藏人卓彌赴印習密，回藏弘法，後來形成薩迦派。藏人馬爾巴學密法於那洛巴，回藏弘法，形成噶舉派。西元一四〇〇年，藏人宗喀巴上承阿底峽，創立格魯派，以上是藏密的重要系統。宋時，天息災與施護等人，將無上瑜伽陸續傳入漢地，並譯出中觀方面的論典，這也顯示密宗與中觀的密切關連。

西元一一〇〇年，波羅王朝末期，無畏作護（阿跋耶迦羅）出世，弘揚中觀與密宗，其後百年內的斯那王朝時期，有二十四大自在者出世，也廣弘中觀與密宗，其中釋迦室利於一二〇四年入藏弘法，他是本期最後的大師。這時，回教軍

隊侵襲印度多次，佛教大師漸移西藏、尼泊爾等地，印度佛教乃衰。佛教在印度受回教軍隊的侵入而衰竭後，攝取佛教中觀思想的婆羅門吠檀多派及攝取密宗特點的彌曼差派乃逐漸復興，恢復傳統婆羅門系統的優勢。佛教的特色不再突出，也就難以興起了。

綜上所述，佛教在印度一千七百多年中，始自釋尊傳出，經過部派時期各派教理之評，再經五百仙人的弘揚大乘。其後，龍樹、提婆弘揚中觀見解，再經無著的攝化，世親、陳那、法稱的推廣唯識，最後由月稱及寂天重倡中觀，而有六賢門、二十四大自在者的出世。佛教在印度的消長中，釋尊所傳的「無我」緣起中道，為異於婆羅門系統及其他宗派的根本思想。在「無我」思想弘揚時，成就者就多，佛教在印度發展的一千七百多年中，顯示了這一個事實，在西藏發展的情形，也是如此。

三、佛教宗派類別

佛教在印度及中國的長期傳播下，形成下列重要派別：

(1)印度佛教（依思想）

顯教四宗	部派	婆沙宗（代表十八部）
		經量部（分隨教行與隨理行）
	大乘	唯識宗（分隨教行與隨理行）
		中觀宗（分自續派與應成派）
密宗四部	作密	
	行密	
	瑜珈密	
	無上瑜珈密	

(2)蒙藏佛教（依傳承）

四大派	寧瑪派
	薩迦派
	噶舉派
	格魯派

(3)漢地佛教（依經論）

十宗	1. 俱舍宗，依據《俱舍論》。
	2. 成實宗，依據《成實論》。
	3. 律宗，依據《四分律》，屬法藏部的戒律。
	4. 法相宗，依據《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等。
	5. 三論宗，依據《中論》、《百論》及《十二門論》。
	6. 天台宗，依據《法華經》。
	7. 華嚴宗，依據《華嚴經》。
	8. 真言宗，依據《大日經》、《金剛頂經》
	9. 禪宗，教外別傳。
	10. 淨土宗，依據《無量壽經》等。

印度顯教四宗是依不同的見解而分宗，其定義如下：

婆沙宗	不承認自證分，承認外境真實存在的聲聞宗派。
經量部	承認自證分，承認外境真實存在的聲聞宗派。
唯識宗	不承認外境，承認「依他起」真實存在的大乘宗派。
中觀宗	承認一切法皆非真實存在的大乘宗派。

四、結語

以上大略探討了印度佛教宗派的形成及類別。印度佛教的興衰，固然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但大體來講，佛教教理的探討熱烈時，就是興盛的時期，例如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陳那、法稱（合稱六莊嚴），以及月稱、寂天在世時，都能破邪顯正，樹立法幢，使「無我」的中道思想弘揚於印度。至於佛教宗派高低層次的判別，也不外是要引導眾生，由淺而深，體證無我，契入釋尊的本懷。